



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

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

MINGZHUBAOKU

[法] 凡尔纳 著 李继勇 编译

海底两万里

HAIDILIANGWANLI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

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

MINGZHUBAOKU

[法] 凡尔纳 著

海底两万里

HAIDILIANGWANLI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底两万里/[法] 凡尔纳 著.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7.4

(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) 李继勇 编译

ISBN 978 - 7 - 204 - 08995 - 6

I. 海… II. 李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法国 - 近代 - 缩写本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4422 号

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

主 编 李继勇

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 3500 千

印 张 200

印 数 5000 套
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08995 - 6/I · 1822

定 价 700.00 元(全叁拾伍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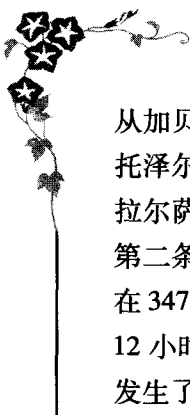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海底两万里

海上怪物	1
囚人潜艇	10
神奇的舱	25
海底狩猎	32
意外触礁	41
水下葬礼	50
采珠人	64
黑色长廊	71
沉没的大陆	80
恐怖的水晶宫	88
逃出海底	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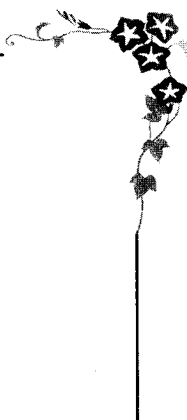
大海入浸

加贝斯绿洲	113
阿迪亚尔	122
越 狱	128
撒哈拉海	137
驼 队	141



海底两万里

从加贝斯到托泽尔	148
托泽尔和奈夫塔	154
拉尔萨盐湖	161
第二条运河	168
在 347 公里外	174
12 小时远足	181
发生了什么	191
藏非克绿洲	196
被监禁中	202
“泰 尔”	214



海底两万里

海上怪物

HAIDI LIANGWANLI

1866年，沿海的居民一定不会忘记，海上发生了一件奇特、神秘可又无法解释的现象，在海上行驶的很多大船都看到一个庞然大物，形状像梭子，有时还会像闪电般发光，快起来像一阵风似的。虽然许多生物学家在看了所有航海日记的记载后还对这有所怀疑，可舆论界则非常关注。

1866年7月20日，在澳大利亚海岸东边五英里处，人们当正准备测定这个怪物的位置时，那个莫名其妙的家伙猛地喷出两道水柱，哗地射到一百五十英尺的高空。

并在三日后，印度——太平洋气船公司的克币恩托巴尔哥郎号，在七百公里以外的太平洋也看到了它，认识到这个类似鲸鱼的神秘怪物速度是何等惊人。

同样消息以后又有不断传出，那时，真地震惊了整个世界。尤其是在英国、德国和美国，民众更投入了非常大的关注，甚至在讨论中逐渐在学术界分成了两大派系——存在派和否定派。

后来，此种议论也似乎渐渐平息下来，可到1867年4月，又一件怪事引发了再次哄动。



4月13日，在西经15度12分，北纬45度37分的平静海面上，著名英国苟纳尔邮轮公司的斯各脱亚号正在破浪而行。当下午4点17分时，有人发现船尾、左舷机轮的后面好像被轻轻碰了一下，那时船上大部分人没有在意。可接着船舱管理员就跑上甲板喊道：“船漏了！船漏了！”

船长安德生，马上下到舱底。发现海水涌入了第5间舱，从涌入速度能看出漏洞不小。他马上下令停船并派潜水员到水下查探船的受损程度。检查过后，潜水员报告说，船底被撞了一条2米长的大洞，此时船到克利亚山甲有300海里远，因为漏洞问题船比原定日期延迟了两日才驶进公司码头。

斯各脱亚号被架上了高处，检查它的工程师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看见的情形。在船的水限位置以下2.5米处，有个标准的正三角形缺口。铁皮上的划痕整齐划一，就是用仪器测量也无法凿得这样完美。能凿出这个洞，说明这东西绝非一般的钢铁，在以巨大力量猛凿穿了4厘米厚的船体铁板后，还能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迅速撤出。

此件事又一次让舆论一片哗然，就连那些早年难以找出原因的海难事件，也都推到了这个怪物头上。可按年代记载统计，估计每年约损失三千艘船。其中包括帆船和汽船，并失踪的也有二百多艘，这么大的数目真是触目惊心。

因为此怪物的存在，海上交通也变得危难重重，于是，各国政府都一致同意，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海中一霸。

正闹得沸沸扬扬时，我正好做完科学考察回来，我这次去的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困地区。身为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，也对此怪物难下定论，徘徊在两种见解间难以定夺，可它的存在是不必怀疑了。可是，我不同意这是神秘暗礁的说法，因为除非这种暗礁内部配有机噐，否则它无法在五个洲之间的大海中四处游动。另外，我也不认为这是只废弃的大船或



浮动的船壳，因为它们都不会移动得这样神速。在这一种种猜测被否决后，人们又把它想象成一条大鱼，并且对它的构造越传越神，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。

我那时正在纽约，身为自然科学中这一神奇部门的一名专家，很快就被《纽约先驱论坛报》追问得不得明确表态。我找出这个问题中关于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各种论据，很快，一篇材料充实内容精彩的论文就登上了4月30日的《论坛报》。

“在我把各种假设无法成立的设想，都一一否决之后，我只能把其归结为一种具有惊人力量的海洋生物。

“假如我们还没把所有生物都从神秘自然界探索出来，那就只能认为在海底探测无法到达的水域中存在鲸鱼类的另一分支。

我们常见的独角鲸或海麒麟长60英尺左右，可假如我们把它们的身长再拉长5~10倍，同时不要忽略了与它们身材相适应的力量和凶猛程度，就会与目前这个怪物十分相似。

所以，在目前材料有限的情况下，我只能把人们提到的怪物看作一只不知的麒麟，只是身体更加巨大，而它身上也不再仅是剑戟，而是用真正的冲角作武装，如同铁甲船或战舰般具有强大的攻击性。”

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人们对我的点反响很大，并且，我的结论给人们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，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对这种奇闻异事的么想。

不过，虽然有人从单纯的科学角度看待这个问题，但比较注重实效的诸如美国人和英国人，则更多是考虑该怎么清除掉这个可怕的海洋怪物，以保障海上交通安全，尤其是工商界对此呼声特高。

民众的呼声一经提出，首先作出反应的是美国政府，声明要在纽约组织讨伐军清除这个海上毒瘤。并很快有一艘装有冲角的“林肯号”二级战舰蓄势待发。司令长官法拉古得到了各



造船厂的支援，以期尽早装备好这艘二级战舰。

可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惯例，正当人们发誓要清除这个怪物时，它却突然销声匿迹了。接连两个月没再出现过。

所以，这艘装备精良威力强大的“林肯号”，如今根本不知要驶往那里，人们变得焦躁起来。幸好此时得到报告，旧金山轮船公司有一只汽轮唐比葛号，在由加利福尼亚开往上海途中，在太平洋北部又发现了它。

人们马上群情激昂，极力请求法拉古司令马上行动。日常用品备齐了，舱底都装满了灯，船上全部人马都到齐了，只需点燃火炉加热锅炉起锚了。法拉古司令官也恨不得马上出发！

就在林肯号从布鲁号林码头启程前的3小时，我收到了一封海军部长的邀请信，诚邀我们法国代表参与这项计划。

在我读完这封信前的3秒种，我一点都不想参加远征军，就像我不想去北冰洋渡假一样，可在读完海军部长这封诚挚的信后，我就发觉清除这只危险怪物才是我平生惟一的志愿。

所以，我把长途跋涉刚刚归来的劳累以及身边的琐事都统统抛之脑后，惟有一个想法——随船远征。

“康塞尔！”我一声召唤。

康塞尔作为我的仆人和外出旅行的旅伴，一直与我相处融洽、形影不离。他是一个佛兰蒙年轻人，他性格冷漠、遵守规矩，很少对生活的意外而感到惊讶。另外他的手很巧，能做很多细活，只是极少言语。

因为有我这样学术界的专家熏陶，再加上经常与这方面人士来往，他逐渐成了生物分类学的一名准专家。

“先生，您在叫我？”他走进来问道。

“对，立刻准备，两小时后我们就出发了。”

“是，先生，”康塞尔面容平和，“你这些标本呢？”

“以后再作整理。”



“你那些外形奇特的植物、大马、大蛇和另外动物的骨骼，又如何处理？”

“先在旅馆寄存起来。”

“你那只活着的野猪呢？”

“先暂时请人代为饲养，另外，请人把我们那群动物送回法国。”

“难道我们不是回巴黎吗？”

“是要回……当然……”我掩饰道，“可需绕个大圈。”

康塞尔没往下问，只用一刻钟他就把一切都办完了，我们赶到码头时，林肯号正“突突”地喷着浓烟。

马上有人接过我们的行李并搬上甲板，一名水手把我领到尾舱内，有一名军官满面春风地与我握手：

“彼埃尔·阿龙纳斯先生？”

“是法拉古司令官吗？”

“是，欢迎您，教授，早就为您准备好舱房了。”

“林肯号”是为这次行动而量体定作的，一切材料、内部构造和装备无不和这次任务相配。其速度相当快，高压蒸气机能够产生7个大气压力。在该压力驱动下，能使船速达到18.3海里/小时。这在此时已是出类拔萃的了，可这还不足以与那只大鲸鱼相比。

“开船！”法拉古长官一声令下——

于是，“林肯号”穿过上百只满载送行船只形成的巷道，向神圣地启程了。

好奇的人们挤满了整个布洛克林码头以及纽约在东河沿岸的地区，欢声雷动，礼炮喧天！

法拉古长官是位杰出的水手、航海家，他是“林肯号”之魂，他相信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鲸鱼，并发誓要为人民除去这个大祸害，与其进行殊死搏斗。

船上全体人员也与他同仇敌忾。他们一直围绕着此次行动展开各种假想和讨论，并对海面保持着高度警惕。

远征军全体将士都意气风发，立志要用鱼叉把那海怪刺死，然后把它碎尸万段。他们小心谨慎地观察着辽阔海面。另外，法拉克司令曾许诺，上至长官，下至水手，谁先发现那头海怪，都将得到 2000 美元的奖励。

我同样加入了观察并想得到荣誉，“林肯号”于是变成了“众目号”。可有一个人例外，他就是冷漠的康塞尔。

我现在最佩服司令的细心和周密，船上准备有各种捕杀鲸鱼类的装备，从手掷鱼叉到机关枪、炸弹以及炮用铁箭一应俱全。前甲板上还有一架威武的膛炮，炮身厚重而口径很小，在 1867 年的万国博览会上曾见过这种炮的仿制品，它由美国制造，其锥形炮弹重 4 公斤，射程达 16 公里。

所以说，“林肯号”上的歼灭性武器应有尽有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“鱼叉王”尼德·兰也在船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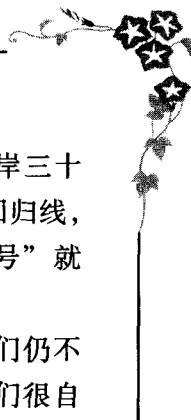
尼德·兰大约有 40 岁。高大而健壮的身材，外表严肃，性如烈火。在人群中犹如鹤立鸡群。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更使他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。

他来自加拿大，身手敏捷，技艺高超，在叉鱼这种危险行当里，还没有人能与他匹敌。

在我看来，法拉古请此人真是太明智了，他一个人的手臂和眼睛，就足以抵得上全体船员。

尼德·兰很少与人交谈，可对我却是一个例外，显得非常友好，显然，他对我是法国人非常感兴趣。并且，他也可以用加拿大已经不通用的拉伯雷法国话与我交谈，可我也很荣幸能有机会听到这种法国话。

如今，尼德·兰对所谓的海麒麟、独角鲸表示怀疑。在这点上，他与大家有分歧，他干脆对此避而不谈，可最终有一日



他会谈到这些的。

三周以后的一个黄昏，我们到达了距巴塔戈尼亚海岸三十海里处，那儿和白岬在同一纬度上。我们当时已越过南回归线，南边七百海里处就是麦哲伦海峡，顶多再用八日，“林肯号”就要驶入太平洋了。

我和尼德·兰正在船尾甲板上闲聊，眼望着至今人们仍不能到达其底部的令人神往而恐惧的海洋。说着说着，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那头巨大的海麒麟，以及这次神圣远征的结果会如何。

“作为一个捕鲸专家，尼德·兰，”我说，“你应该对这种巨型哺乳动物很熟悉，也最应该接受这种动物的真实存在，可为什么你到如今还要顽固地怀疑呢？”

“这是你的责任，教授，”尼德·兰说，“人们一般都相信天空中有飞逝的慧星，地底下生活着太古代代的怪兽，可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却会认为这很荒唐，不过是无稽之谈。作为捕鲸人我也同样。我曾多次追捕过它们，也杀死过许多条鲸鱼，不过，不管它们有多么强壮，多么凶猛，但它们的尾巴和牙齿都不足以凿穿一艘汽轮的钢板。”

“但是，尼德·兰，曾有许多传说证明独角鲸可以把船咬碎呀。”

“那只能是木头船，”他回答说，“可我对这种情景没看到过。因此，在我没亲眼见过之前，我不会相信鲸鱼能够洞穿钢板。”

随后我又为他解释了很多，可都无法让他改变观点。又行驶了几个月，“林肯号”依然乘风破浪，顺利前行，南半球的天气此时正恶劣多变，这里的七月相当于北半球的1月。

尼德·兰一直持那种顽固的怀疑态度，除了该他轮值观察之外，他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洋面。本来以他的视力会大有作

为，可是他大部分时间却呆在舱房中看书甚至睡觉，我劝告和责备他多次，但他都置之不理。

“行了，阿龙纳斯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别抱什么幻想了。如果真有什么海怪，会那么巧让我们遇到吗？我们这么瞎撞会有结果吗？听说又有人在太平洋的北部海中发现了这个神秘怪物，这我相信，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，根据以往的发现对这怪物的脾气来判断，它还能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吗？它的移动速度快得不可思议。况且，教授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上帝造物是很有规律的，生性迟缓的动物决不会跑得很快，因为它没必要这么做。因此说，如果这种动物真存在，它也早离开了！”

我无法反驳他此番理论。事实上，我们的行动显然是漫无目的的。可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遇到它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可直到今日，所有人依然信心百倍，都相信终有一日会遇到这只独角鲸并杀死它。

7月20日，我们在西经105度驶过了南回归线。一星期后，27日，我们又在西经10度驶过了赤道。船继续向西行驶。从太平洋的中部驶入。

以法拉古的想法，到大洋深处去，因为此怪物不太爱靠近陆地，这十分有道理。因为这样机会似乎更多些。战舰又储备了充足的煤，依次驶过帕摩图群岛、马贵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，又在东经132度驶过北回归线，直奔中国海域驶去。

离那怪物最后出没过的地方越来越近了！因此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，并且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有的水手产生错觉发出警报，船上就会骚乱一阵，这就更导致人们情绪紧张，如此恶性循环，一日警报多达一二十次，弄得每个人都很疲惫。

“林肯号”在太平洋北部从本海到美洲海来往奔波了三个月，把每一个地方的景色都看遍了，可除了海洋，并没看到其他东西。



人们在长久的紧张与失望之余，终于怀疑之风日盛。辛辛苦苦一年才构筑起来坚如磐石的意志，轰然倒塌。所有人如今最盼望的不是那 2000 美元，而是美美地吃一顿、睡一觉，平平自己因愚蠢而产生的冒失行动。

那种徒劳的搜索不能再长久持续下去了。“林肯号”已尽其所能，人们不应该对它有丝毫抱怨。那些隶属于美国海军部的船员们，前所未有的耐心和激情已经耗尽了，失败与他们无关，如今好像考虑的惟有返航了。

人们都向法拉古提出返航建议，他最后以 3 日为限，3 日后，假如再没怪物踪影，只须舵手将船转动 3 回，“林肯号”就会朝着欧洲海岸行进了。

诺言发出日期是 11 月 2 日，它首先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。大家都信心十足地向太平洋投去历史性的最后一瞥。

两日来，“林肯号”一直懒洋洋地向前爬着。它尽量想引起那怪物的注意或以那种傲慢来激怒它。可直到 11 月 4 日夜间，平静的海面上依然毫无动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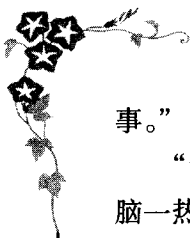
11 月 5 日中午，最后忍耐就要期满了。过了中午，法拉古将依照许诺把战舰自太平洋北部驶往东南部。

我们此时的位置是东经 136 度 42 分，北纬 31 度 15 分，南面 200 英里远处就是日本岛。一弯新月穿行在片片乌云之中。船后海面上留下被犁开的两道波痕。

我和康塞尔在船间向远方眺望。船员们都爬上高高的缆索绳梯，看着地平线在远方慢慢变小，变黑。军官们则手持夜视望远镜，在各个变黑的地方仔细观察着。

“嗨，康塞尔，”我说，“能不能获得 2000 美元奖金全靠最后这一夜了。”

“先生，请不要这样说话，”康塞尔回答，“我从未考虑过这笔奖金。即使联邦政府许下 10 万美元奖金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



事。”

“说得好，康塞尔，这真是一次愚蠢的旅行，这时我怎么头脑一热就跳上船来了。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精力！不然的话，我们半年前就回到巴黎了……”

“回到您的小别墅里！”康塞尔接过话头，“在您那个博物馆中！我早把您那些生物标本分类完毕了！先生的野物和那些珍禽异兽被放在植物的笼子里，会招来全城的观众参观！”

“你说得非常对，康塞尔，并且，我们也不用被别人嘲笑了！”

我们正说到这里，突然听到尼德·兰高声喊道：

“啊呀！那个家伙就在那儿，正横在那里等我们呢！”

囚入潜艇

尼德·兰看得非常准确，人们在他的指引下也看到了那个东西：

在“林肯号”下方大约 370 米的地方，好像有光线从海底射出海面。可大家都看出，那绝非一般磷光。海怪就在光下几米处，发出一种耀眼的无法解释的光芒，和有些船长所说的一样。这种不同寻常的光只能来自某种强大的动力光源。光线覆盖了一片长长的很大的椭圆形水域，在这个椭圆的中心焦点处，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强烈白光。那种强光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发出，只能是某种电光……

战舰上一片惊呼：“呀！快看！它在动！向前去了！又退回来了！它冲我们过来了！”

“冷静！”法拉古命令道，“稳住舵，向后退！战舰迅速逃离



光区。”

“林肯号”刚要离开，可那怪物却迅速向我们逼近，比我们快好几倍。我在恐惧中更多的是惊讶。

这个怪物在战舰四周绕来绕去，光线始终笼罩着我们。接着它驶出两三海里，留下一道灿烂的磷光尾巴，如同一列蒸汽车驶过后冒出一团团烟雾。忽然从遥远的天边，这怪物以骇人的力量撞向“林肯号”，可又忽然停在离船 20 英尺处，然后就消失了。一场毁灭性的相撞随时都可能发生。

可我对战舰的举动更惊讶。它本应该去进攻怪物，可如今反而被海怪追着逃跑，我从法拉古将军那张原本冷静的脸上看到的却是惊愕。

所有人整夜都没睡，一直守在甲板上观望。“林肯号”不如怪物速度快，干脆慢慢向前行驶，可这怪物也保持与我们相同的速度，并且在海浪上嬉戏，似乎非常乐意这种比赛。

午夜时分，怪物忽然消失了。它逃走了吗？我们倒不乐意他逃跑，到零点 53 分时，突然听到一种巨大的呼啸声。好像水柱被大力压出时发出的那种声响。

当时我和法拉古，尼德·兰都在尾舱楼顶，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一片黑暗——

“尼德兰，”法拉古忽然问，“你肯定听到过鲸鱼的叫声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并且不止一次，先生，可像此种给我送来 2000 美元的鲸鱼叫声还从来没听到过。”

“别担心，奖金肯定是你的。可如今请问一下，从鲸鱼鼻孔喷水时所发出的是这种声音吗？”

不错，先生，可如今这种呼吸却大了不知多少倍，因此这已经毫无疑问了，我们面对的这个家伙是一条大鲸鱼。”尼德·兰接着说，“等天亮的时候，先生，我就会对它讲话。”

“可它恐怕没有这么好的耐心来听你讲话。”

“听不听就由不得它了!”

凌晨2点左右,在“林肯号”前方5海里处,这种强光又出现了,并且亮度丝毫未减,尽管这么远的距离,并且还有水浪声,它拍打海水和粗重的呼吸仍清晰地传过来。

所有人保持戒备和战斗状态一直到亮天。各类捕猎器具都在栏杆边准备好了。二副把大口径短炮也装好了,它能把鱼叉打出一英里,并且长枪里装好了爆炸弹。再强大的动物一旦被击中也必死无疑。尼德·兰一直在磨他那柄令人胆寒的鱼叉。

浓雾压在海面上,8点钟还没散尽,不过在慢慢向四处退去,视野也渐渐扩大了。

“那家伙在船的左后方!”和昨夜一样,又是尼德·兰首先发现它。

所有目光都朝他手指的地方望去。在后方1.5海里左右,有个很长的黑色物体露出水面1米来高。尾巴拍打着海水,搅出一个大大的漩涡。什么动物的尾巴会有如此大的力量呢?在它穿过的海面上,身后有一行行强大的白色水纹,而且呈现曲状。

“林肯号”在慢慢贴近它,我大体估计了一下,原来的船长对它体积的报告多少有些夸张,在我看来它最多250英尺长。宽度一时不易估计。可总的来看,这个动物的长、宽、高比例都很协调。

正当我凝视它时,它的鼻孔中喷出两道水柱,高达四十米左右,我由此又根据它的呼吸方式,更加肯定地判断出它属于脊椎类动物。

“加快速度,全力追击!”法拉古终于下达了命令。

“林肯号”的机轮猛地加速,推动它向那怪物冲击,可那怪物毫不惊慌,战舰离它只有半锚链了,它仍然不潜入水下,只是有一点逃走的样子,可并不很快,始终保持着这么远一段距